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第二十五回 種鬆樹秦文伏見識 游榭園蓬仙觸相思

卻說盛蓬仙因秦文又問他，他便邀秦文走出來看，眾人都跟出來。盛蓬仙因指北首花牆道：「這牆外可還有餘地沒有？」秦文道：「那邊又低了五丈下去，也起了房屋。」盛蓬仙點點頭。因道：「這洋房，光景是丈四開間？」秦文道：「正是。」盛蓬仙道：「那這片地橫闊便有十六丈八尺，不知可是見方的不是。」秦珍道：「這直面略短些，只有十二丈五尺。」盛蓬仙剛要說，那華夢庵插問道：「我倒想不怎准呢，怎麼這假山上便有這樣闊一片平陽。」盛蓬仙笑道：「這光景不是用假山石子特地堆起來的。你只看打麝雲亭起到這裡，沒見一個深邃的山洞，可見這山是實心的了。」秦文大笑道：「蓬兄真有眼孔，這個山子原是前兒火燒場上的土堆子。那五十幾家的瓦礫都堆起來便成這樣一個大堆。下腳便有二畝多寬，到頂尖就有十幾丈高。兄弟本來想要挑淨了，那人工、時日便不可算。所以四面就用假山石子圍起來，使他不得煙下去，又籠實了，所以這頂上便成了平陽。只那邊一覽亭的峭壁是全用石子砌成以外，多依山築屋不曾改動什麼。」大家都說：「這法子是好極的，真是一得兩便。」盛蓬仙道：「依愚見，不如把這洋房拆了，況且殊不雅觀。這裡有這樣一塊好地，盡可種幾百株大鬆樹，到冬又不落葉。那風便多被這鬆樹吃住，打不到峭壁上去了。但這鬆樹須隨意種的，或稀或密，千萬不可作一字兒排。不然到像墳堆子了。」大家笑著。盛蓬仙又道：「靠右首下山去的所在，可打垛兒花牆子，開個洞門，榜『萬鬆深處』四字。這裡的鬆自然高過那牆，那牆便不吃風了。只是也高不得，這裡四面都造了低低的游廊，不用窗隔自然也不吃風。居中造一所四面開窗的亭子，再揀鬆樹稀的所在也用彎彎折折的游廊通到亭子上去。這亭子便榜『巢雲』二字如何？」秦文合著眼睛細細一想道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明兒便改這個樣子。回來還請蓬兄替我打一個圖樣才好。」說著，管家上來問：「席面擺在哪裡了？」秦文便叫：「擺在百桌廳中間罷。」管家答應下去。秦文又引眾人打洋房左首走下山來，卻也是靠山走廊，約低下五六十級。又轉向南去，卻接著一個滾圓的亭子，四面圍著修竹。秦文因請題額。林冠如等因三人來了，聽他們議論宏博，便不敢作聲。見何祝春道：「這裡榜『來鳳』二字便很切貼。」秦文叫記下了，用小條子貼在柱上。又往南走進一座八角式門，見是一所朝東三間的院子，面著那洋房下的峭壁。天井裡種了十幾株梧桐，仰望上去卻隱隱見那洋房的屋脊。華夢庵因指道：「這個自不雅觀，照蓬仙那樣說這裡望上去便是一帶紅欄，自然好看多了。」大家說是。華夢庵又道：「此地便榜個『漏月軒』如何？」薛筱梅等一齊贊好！秦文也很歡喜，忙喊記下了，貼了條子。

又引著向南，再進一重八角門，卻又是一所三間院子，卻是背面。打游廊轉過正面看時，那院子是朝南的。天井甚長，種滿了桂花，約有三五十株，一望無盡。左右兩帶走廊，不知通到哪裡。林冠如道：「這裡榜『聽霓裳館』如何？」盛蓬仙笑道：「這不如榜作『冷露山房』，這樓上便用『摘星樓』如何？」大家都說：「這個好，這個好！」便也貼了條子。秦文又引眾人向迴廊上走去，走到盡頭顯出一座月洞，上面鐫著「映月」二字。出月洞再回頭看那榜的是「小廣寒」三字。卻又是一帶游廊，盤沿下山去了，足有七八十級才到平地。先到了一座小亭，這亭便臨著池子。那池雖不甚寬，水路頗長，彎彎曲曲的向北流去。亭對面便是剛下來的那座山。何祝春因道：「這裡榜『皴碧』二字如何？」秦文說：「好！」那亭又接著游廊，向西轉去。又是一座三面山一面水的朝西湖亭，容得八九桌席面。見已榜著「屏山帶水」四字，便不進去。

繞過北面幾曲石橋，接著一座船式小廳，蓋在水面。眾人進內見分間格式俱照西湖船樣子，兩面開窗便宛然真的一般。已榜著「舫齋賴有小溪山」的長匾。何祝春道：「這七字不如竟用『花為四壁船為家』了。」秦文笑點點頭。眾人回了出來，那石橋彎向西去。接著一座三角式小亭三面臨著水，榜著「心如」二字。再向西去便是一座花牆擋著，沿牆過此才見一個月洞大門。進去見一方極大的天井，種著幾十株挺高挺大的榆樹。中間一帶甬道，走甬道上去便有一座白石露台。環著太湖石琢成的欄杆上面是朝南的九開間一所敞廳，軒宏莫比。裡面也不分間，擺著一百張方桌還寬綽的很。人在裡面講話，多有嗡嗡的應聲。中間已設下一席，有許多管家伺候著。

秦文便讓眾人入席，各依年齒坐下。秦珍坐了末位，秦文便坐在秦珍上首。管家上了一道大菜，眾人吃了。秦文喝口酒道：「這園裡碑石不多，改日還要屈諸位題詠幾處，勒在迴廊上才耐人尋味些。」白劍秋道：「這個自不可少，咱們何不趁今兒，便即席上各題一點兒如何？」秦文笑道：「這個太辛苦，不如多用杯兒酒，改日請教罷。回來還有幾處兒，要費心題額呢。」盛蓬仙卻早興致勃勃的，情見乎色。還是何祝春遞了個眼色，蓬仙才回過念來。想這些人橫豎也懂得不得什麼，何苦搜這個腸子，因也不則聲了。吃了幾道菜便出席來，向石台上望望，見兩面的牆卻是太湖石砌成的。再看卷簾上面，見那架梁楹條，卻是一木生成的。足有十二丈長，暗暗贊歎一回。又看正中榜著「晚春堂」三字，便忽忽不滿意起來。因想道：好好的，怎麼榜這三字，雖是桑榆晚景的意思，終究不是個吉兆。剛想著出神，忽有人把肩兒拍了一下。回頭見是何祝春，笑著問道：「你一個兒老站在這裡什麼？」蓬仙笑道：「沒甚事。」祝春因道：「聽說他家三哥兒很不俗，怎麼連影兒也不見了。」蓬仙笑道：「光景也是納子弟，乾不了這些，所以躲去了。」祝春笑了笑。忽裡面管家出來請用點心。祝春便將著蓬仙的手進來，入座用了點心。又閒談了一會兒，擺上飯來，隨眾人吃了，各自散坐談天。

祝春便和蓬仙、夢庵聚了一塊兒談心。管家遞上臉布，三人抹了臉，又漱了口。小廝送過茶來，夢庵喝了一口，向懷裡掬了枝雪茄煙出來揷在嘴裡，小廝送火過來。夢庵點著了火吸了一口，煙噴出了伏到坑桌上來，聽祝春和蓬仙講話。聽蓬仙道：「我不知怎麼，看了這園子裡景致，便感觸起許多愁緒來，覺得處處是我傷心的所在。這會子又吃了點酒，便覺滿腸子都是眼淚，要哭似的，自己也講不出什麼緣故來。」祝春道：「這滄海桑田之感，凡是至情人總是有的。」蓬仙道：「我倒不為這個。我因去歲子往姑蘇去了一趟，又逛了留園和怡園兩處，那兩處兒你知道是我的傷心所在。又兼遍桃花塢裡，訪不到媚香的消息。此刻見了這個所在，便又想起姑蘇來了。又聽說這裡有一位姑蘇的小姐住著，說也是桃花塢人。想這園子他定逛過了，他逛了這個園子，他又必定想起家鄉的園子。只不知道，他認不認得媚香。又不知道，他知不知道媚香究往揚州去不去，我總不能問他一聲兒。」說著便止不住掉下淚來。夢庵歎道：「蓬仙又狂了，人家的小姐，怎麼知道你這些事。便是知道，橫豎你又不問他。」祝春道：「你不要再嘔他了。這個據我看容易的很。」蓬仙忙拿帕子拭了淚，問他。祝春道：「你前兒打姑蘇回來，不是有許多感事詩嗎，你明兒把這個一總封了來，送給寶珠瞧去。寶珠看的好，定送給那位小姐瞧去。他們女兒家的心都是七孔通靈的，定然識的透，必和寶珠有一番議論。你次日再見寶珠去，寶珠定見你。再把這番苦衷告訴他，他自然會去道聽來。」蓬仙聽了這話，便坐不住，立刻就要家去了。夢庵道：「可又來，咱們既來了，不成沒題點兒什麼便走了，可不要吃人笑話。」蓬仙皺眉道：「我的哥，你想我還有什麼心思乾這些來。」祝春也道：「我也沒了心緒，咱們一塊兒走罷。」因便站起來，往那邊坑上來向秦文告辭。秦文苦留不住，三人都說：「有事未了，因不敢爽約，特來到一到的。」秦文沒法，只得和秦珍送三人出來。

小廝們早去開了左首卷簾下的牆門，秦文讓著進去。夢庵看是一所三楹的精舍，窗楹精細的很。中間落地風窗開著，見裡面又有一千人走動。細看卻是三面的靠壁和頂板都是整塊的大鏡子鑲成的。連桌椅幾坑也都是紫檀嵌大塊鏡磚的。天井裡種著幾株桃花，左首一個小亭裡面鎖著兩隻孔雀。秦文因道：「這裡和那邊，還請三位留個題。」夢庵接口道：「用『鏡檻』二字。」又轉過幾曲迴廊，又是一所朝南的精舍。裡面壁上掛滿了琴，桌子都是漢磚的琴桌，中心穿一個窟洞。天井裡立著一塊奇石，絕似人形，偃偻作聽琴的樣兒。蓬仙一看，又早眼圈兒紅了。秦文問：「用個什麼匾額？」蓬仙道：「便用『石聽琴室』罷。」說著拿帕子偷拭了拭淚。秦珍一眼見蓬仙愁眉淚眼的，心裡怪異的很。想剛才好好的，怎麼一會子便這樣起來。他本來知道蓬仙那節兒事，打諒著不知那一處又觸著他心事了。因秦文同在，不好問他。便跟著又繞過幾曲迴廊，幾處亭院，才到迷廊曲曲的所在。秦文卻一逕送出園門。到東府二廳，揖三人上轎，才回轉去。

這裡三人自二廳上轎，各家管家跟了出大廳來。穿過穿堂，轉彎向西甬道出來。東府管家都站班伺候，那轎子一串兒出了東府頭門，轉彎向南府正中儀門上，飛也似的抬出秦府大門去了。不知蘧仙家去怎樣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十三樓閣家家好，千萬花枝處處愁。